

墨子选译

谭家健 郑君华 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墨子选译

谭家健 选译
郑君华

上海古籍出版社

墨子选译

谭家健 选译
郑君华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兵希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 字数 155,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25-0822-3

B·51 定价：2.55元

《墨子》简介

谭家健

《墨子》是先秦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

墨家学派创始人姓墨名翟，鲁人(或曰宋人)，大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左右，死于公元前376年左右，活动期在孔子逝世后，孟子出生前。墨翟自称“贱人”。据说做过木匠，技术相当高明，曾经制造飞鸢，飞上天空三日不落。墨子生活十分刻苦。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和孔子一样，东奔西跑，“突不得黔(连住处的烟筒还没有熏黑就得搬家)”。他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下层，不少人出身劳动者。墨子有时也推荐弟子出去做官，或参加防御战争。他们都非常勇敢，“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墨家有严密的组织，弟子们的收入要交一部分归墨家团体公用；有了过失要受墨家规矩的处罚。墨学在战国初、中期与儒学势均力敌，并称“显学”。战国后期宗教色彩越来越浓，秦汉时期沦为游侠，后世愈来愈衰微。

墨子的思想主要反映了当时小手工业者的要求，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明鬼”等主张。

墨子认为，天下混乱、人民困苦根源在于“交相恶”，因此他提倡“兼相爱、交相利”，“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只要人人互爱互助，天下就会太平。墨家主张，“兼爱”应该“远施周遍”，不分亲疏厚薄，和儒家的“爱有差

等”不同，因而被孟子攻击为“无父”。从“兼爱”出发，墨子认为战争对人民危害最大，所以主张“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支持正义的防御战争和诛伐无道。为了实现“兼爱”，在行政上他主张“尊贤”，只要能够实行“兼爱”，虽然“农工商肆”之人，也可以做官。并提倡“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下），反对奴隶主贵族世袭制。他还要求“尚同”，主要是统一思想、统一政令，“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逐级上同，最后“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尚同》上），而天子则必须上同于“天志”。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主张，同时也和其宗教思想有关。从节约社会财富出发，墨家提倡“薄葬”、“节用”，反对儒家的久丧、厚葬和繁饰礼乐；认为音乐是一种奢侈浪费，对社会没有益处，因而主张“非乐”，带有狭隘功利主义倾向。后来荀子曾专门写了《乐论》，对墨子进行批驳。

墨子的认识论把客观感觉经验即“耳目之实”作为认识的基础，认为“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据此，他反对儒家的有命论，质问说，“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音乎？则未尝有也”（《非命》中）。所以他提倡“非命”，号召人们自强以改变生活处境。墨子还提出了检验真理衡量是非的三条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考察过去的历史记载，即间接经验；“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广大群众直接经验作为依据；“发以为政刑，观其中（合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通过社会实践效果来进行检验。“三表法”是一种唯物论的经验论，但是，由于墨子片面强调感性经验，轻视理性思维，往往把错误的传闻和幻觉假象也当成真理，反映其思想上的狭隘性。

墨家学派在逻辑学上有突出的贡献。他们提出了“类”、“故”、“悖”等重要逻辑范畴。“类”指事物的种类，“故”即理由，“悖”指自相矛盾。还提出了“辟”（譬喻）、“侔”（比较）、“援”（引证）、“推”（归

纳推理)等论证方法。他们有意识地运用这些方法进行论辩,特别擅长使用同一律和充足理由律。

《墨子》一书原有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其编者很可能是墨翟的再传或三传弟子,因为书中凡是引用墨翟的话,都用“子墨子曰”,称呼墨翟的弟子则用“××子”,如耕柱子、高孙子等等。成书的时代,《墨经》六篇和《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可能成于战国晚期,其余各篇可能成于战国中期或稍后。^[1]

《墨子》的文体表现出从语录体向专题论文的过渡。如集中反映墨家十大主张的《尚贤》、《兼爱》、《非攻》等篇,共讨论十一个问题,每个题目原来都分为上中下三篇,应该有三十三篇,现仅二十四篇,有的仅存篇目而无文章。每个题目就是文章的中心议题,标题即主题,这是《论语》《孟子》所没有的。然而每篇文章并非一人写成,而是由门徒们辑录墨翟的有关言论经过加工后而编辑成文的。例如《明鬼》下、《非攻》中、《兼爱》下、《非乐》上等许多篇,都是由七八段或十来段“子墨子曰”的语录组成。有不少篇目,虽然分上中下,但三篇意思大体相近,可能是墨家后学三派分别辑录的结果。

《墨子》的文字通俗平易,明白具体,朴素无华。墨家坚决反对儒家颂“古言”,服“古服”,可能他们用的是当时的口语。由于墨家擅长逻辑学,因而他们的文章特别讲究逻辑的严密和说理的充分,对每一个问题总是反复申述,不厌其烦,直到把道理讲透,把论敌驳倒为止。其“三表法”在文章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由于墨家忽视文采,不注意修辞,有一些地方大量同语反复,一篇之中意思前后重叠,使人感到唠叨不休,用词造句行文都不够紧凑精炼。当时就被人指责为“言多不辩”。因而《墨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远不如先秦其他诸子。

[1] 参看谭家健《〈墨子〉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中州学刊》1983年第4期。

《墨子》中还有一类纯属语录体的文章，如《耕柱》、《贵义》、《公孟》、《鲁问》，记述墨子和弟子的言行，有人称之为墨家《论语》。每一篇由若干段互不连属的语录缀集而成，题目系随意撷取，文字不如《论语》流畅隽永。只有《公输》例外。这是一则情节曲折气氛紧张完整故事。公输般为楚设云梯以攻宋，墨子加以劝阻。在屠剑舌枪的辩论中，墨子自如地运用了“类”、“故”、“悖”等逻辑范畴，指责对方“不知类”，攻宋“无故”，言行自相矛盾。他不仅在理论上批判侵略之不义，尤为可贵的是在实践上作好了反侵略的具体准备。文章生动地刻划了墨子的大勇大智，无论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在先秦散文中都属于上乘。

我们这本《墨子选译》，共收《墨子》文章二十五篇，着重选译能够反映墨子主要思想的代表作品。《尚贤》、《尚同》、《兼爱》、《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篇各选其一，《非攻》选二。《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是上述主张的补充，全文选录。《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分别节选其中具有特色或可资参考者。《公输》最富于文学性，全文选录。《墨经》六篇属于逻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文字极为艰涩，素称难读，故不入选。《备城门》以下十一篇，主要讲军事防御技术与守城器械、方法，只选其中《旗帜》一篇，以窥一斑。所有入选文章，一概依原书先后次序排列。

《墨子》的文字错讹甚多，本书以孙诒让《墨子间诂》为主要依据，并参校其他校本。训诂亦以孙氏为主，同时参考其他各家。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不作考证和讨论。译文首先忠于原著，尽量作到通俗畅达。由于《墨子》本身存在重复拖沓的毛病，为保持原貌，译文没有进行加工润色。对于所选各篇的基本内容，每篇说明中均有简单提示或评价，以便读者阅读时分析思考。有些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议。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批评指正。

目 录

《墨子》简介.....	譚家健
-------------	-----

亲士.....	1
修身.....	6
所染	10
法仪	15
七患	20
辞过	26
三辩	33
尚贤上	36
尚同上	41
兼爱中	46
非攻上	53
非攻中	56
节用中	63
节葬下	67
天志下	80
明鬼下	91
非乐上.....	107

非命下.....	115
非儒下.....	123
耕柱(节选).....	135
贵义(节选).....	145
公孟(节选).....	152
鲁问(节选).....	161
公输.....	174
旗帜.....	178

亲 士

【说明】

《亲士》篇是论述如何重惜人才的论文，与《尚贤》篇内容互相补充，可以看作我国古代人才学论文之一。作者提出了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如贤才难得，且往往受压受辱；国君必须懂得鉴别敢于净谏的贤才；能够容纳不同意见等等。各段颇不连属，古人或疑有阙失。清人孙诒让甚至认为，《亲士》篇与《修身》、《所染》篇不是墨家的作品，但尚无充分的论据。

【原文】

入国而不存^[1]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2]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3]，桓公去国而霸诸侯^[4]，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5]，而尚摄^[6]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7]而大丑也。太上^[8]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9]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

是故偪臣^[10]伤君，谄（音chǎn，产）下伤上。君必有弗弗（音fú，伏）之臣^[11]，上必有谄谄（音é，额）^[12]之下。分议者延延^[13]，而支苟^[14]者谄谄，焉^[15]可以长生保国。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

暗(音yīn,因),远臣则喑(音yīn,吟)^[16],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17]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18]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今有五锥,此其铍,铍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19],错者必先靡^[20]。是以甘井近^[21]竭,招木^[22]近伐,灵龟近灼^[23],神蛇近暴^[24]。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25];孟贲^[26]之杀,其勇也;西施^[27]之沉,其美也;吴起^[28]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29]也。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30]。是故江河不恶小舟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31]。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32],非一狐之白也^[33]。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34]!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燎燎^[35],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36]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谿陕^[37]者速涸,逝^[38]浅者速竭,烧(音qiāo,敲)埵(音quē,却)者^[39]其地不育。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注释】

[1]存:《说文》:“存,恤问也。”引申为关心。 [2]虑:《说文》:“虑,谋思也。” [3]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文公,晋文公重耳。他做国君之前,受到父亲晋献公和骊姬的迫害,被迫出走,流亡十九年。回国即位后,重用贤才,使晋国富强起来。正,统治。《尔雅》:“正,长也。”又《广雅》:“正,君也。” [4]桓公去国而霸诸侯,桓公,齐桓公小白,齐襄公的弟弟。襄公无道,他被迫出奔莒国。襄公被弑后,他回国即位,重用管仲等贤才,使国家富强,称霸诸侯。 [5]“越王”句:越王勾践曾被吴王夫差打败,困在会稽。他重用范蠡、文种等人,

励精图治，反灭吴国，威震中原，成为五霸之一。丑，耻辱。〔6〕摄：同“慑”，威慑。〔7〕抑：遭受压抑窘困。〔8〕太上：与“其次”相对而言，即最上等，最上策。〔9〕内：返，回顾。〔10〕偃巨：指权势过重，危及诘权的大臣。偃，同逼。〔11〕弗弗之臣：指敢于净谏之臣。弗，同拂，违逆。〔12〕谘谘：说话正直。谘，同谏。〔13〕分议者延延：分，同纷。分议者，指不苟同而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延延，长久，反复辩论的意思。〔14〕支苟：文字可能有误。支，当是交；苟，当是敬，即傲。此指交相傲戒。〔15〕焉：相当于乃。〔16〕噤：同噤，闭口不言。〔17〕桀纣：桀，夏桀，夏朝末代君主，暴君；纣，商纣王，商朝末代君主，暴君。〔18〕归：通馈，馈赠。〔19〕错：磨刀。〔20〕靡：销蚀。〔21〕近：当作“先”字，因古篆字形近而误。〔22〕招木：即乔木，高大的树木。〔23〕灵龟近灼：古人用龟甲烧灼来占卜，决定凶吉。〔24〕神蛇近暴：古代曝晒蛇类以祈雨。暴，同曝。〔25〕比干：商朝贤臣，因进谏纣王而被杀死。抗：同亢，品行鲠直。〔26〕孟贲：齐国的大力士，传说能“生拔牛角”。〔27〕西施：越国美女。越王勾践将她送给吴王夫差，以消磨其意志。据《吴越春秋·外篇》载，越灭吴之后，西施也被沉入江中。〔28〕吴起：战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生于卫国，曾历仕鲁、魏，后奔楚，实行变法，使国富兵强。但受权贵所忌，楚悼王死后，被车裂。〔29〕太盛难守：物极必反的意思。太盛，指事物处于极端状态。〔30〕致：使。见：被，受到。〔31〕器：材料，引申为良才。〔32〕千镒之裘：镒，古代衡量黄金的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说二十两）；裘，皮衣。〔33〕白：指狐狸腋下的皮毛，色纯白。〔34〕“夫恶有”二句：原作“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当有文字误倒。现据俞樾说改。同方，指同道。〔35〕潦潦：这里是清澈的意思。〔36〕尧尧：同尧尧，极高的样子。〔37〕谿：山中小沟；阹：通狭，狭隘而不旁通。〔38〕逝：应为游字，通流。〔39〕堯堯者：尧堯，同尧尧，形容土地坚硬贫瘠。

【译文】

到一个国家（主政）却不关心那里的贤士，就会使国家陷入危亡。发现贤才而不马上起用，就是对国君的怠慢。不是贤能，就不能解救急难；不是人才，就不能图国之富强。怠慢贤能，轻视人才，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是从未有过的事。

从前，晋文公流亡国外，后来却成为诸侯的盟主；齐桓公被迫

出走，后来却称霸诸侯；越王勾践一度遭到吴王的侮辱，后来却成为威临中原的贤君。这三个人能功成名就，显达于天下，都是在他们的国家一度穷困、遭受屈辱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最上策是不遭失败；其次是失败了，还有办法转败为胜。这是善于用人的缘故。

我听到过这种说法：“不是没有安身之所，而是我不能有苟且偷安的思想；不是没有丰足的财物，而是我不能有满足的念头。”因此，贤明君子能严于责己而宽以待人，而平庸之辈则宽容自己而苛求别人。君子在顺利时不会改变进取的志向，在逆境中能反思失败的原因。即使降到平民的地位，也不会自暴自弃，这是他有自信心的缘故。所以，即使做对他来说是困难的事，也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没听说过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可以回避困难的。

权势太重的大臣会危及君主，奉承谄媚的下属会损害主上。君主必须有敢于谏诤之臣，主上必须有敢于直言的下属。有持不同意见者的反复辩论，能相互警戒者的直言劝谏，才能够长养民生保存国家。如果臣下只注重保全自己的爵位，身在其位而不进谏，君主身边的臣子沉默不语，远离君主的臣子沉吟而不言，不满情绪就会在人民心中积聚起来。谄媚奉承的人在君主身边，正确的意见被阻塞，国家就危险了。夏桀、商纣不就是没有天下贤士的辅佐而遭杀身之祸，失去江山的吗？所以说，赠送国宝，不如举荐贤能，提拔人才。

现在有五个锥子，其中有一个是锐利的，但锐利的必定先变钝；有五把刀，其中有一把被磨砺，但磨砺好的必然先销蚀。所以，清甜的水井首先被汲干，高大的树木首先被砍伐，灵异的龟甲首先被烧灼，神奇的长蛇首先遭曝晒。因此，比干的被杀，是因为他品行鲠直；孟贲的被杀，是因为他太勇敢；西施被沉于江，是因为她太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专注于变革。上述这些人，没有一

个不是因为自己的长处而遭难的。因此说：事物处于极端状态，就难以持久。

虽然有贤明的君主，不会爱没有功绩的臣子；虽然有慈祥的父亲，不会爱没有长进的儿子。因此，不能胜任那种职能，却处在那种职位，他就是不应该占据这种职位的人；不能胜任那种官爵，却享用那种爵位的俸禄，他就是不配享受这种俸禄的人。优良的弓难以张开，但它可以射到高处，射入深处；优良的马难以驾驭，但它可以载驮重物，到达远方；杰出的人才难以支配，但他可以使国君受到尊敬。因此，江河不嫌弃小溪的水来注满自己，所以能汇成滔滔巨流。圣人遇事不推辞，处理事情不违背常理，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良才。因此，江河的巨流，不是一个源头的水所能汇成；价值千金的皮衣，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所能做成。哪有将同道的人抛开不用，而只用苟同于自己的人的道理呢？那样做，就不是兼爱天下的君王的原则了。因而天地未必经常光明，大水并不永远清澈，大火不会长盛不灭，君王的德行并非高不可攀。至于作为千万人的统治者，如果直得象箭杆，刻板得象磨刀石，就不能荫护万物。因此，狭窄的小溪干涸得快，浅陋的水流枯竭得快，坚硬贫瘠的土地不生五谷。君王淳厚的恩泽只局限于宫廷之中，就不能流布到全国。

修 身

【说明】

《修身》篇论述自我修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待人处世的原则。这个根本树立得不牢固，就不能成就功业。提出修养的方法主要是“反之身”，即时时警诫自己，并通过身体力行来达到自我完善，反映出墨家注重实践的思想。

【原文】

君子战虽有陈^[1]，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2]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闇^[3]，无务博闻。

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迹来远。君子察迹修身也，修身见毁而反之身者也^[4]。此以怨省而行修矣。潜愿（音tè，特）之言^[5]，无入之耳；批扞（音hàn，汉）之声^[6]，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7]，无存之心。虽有诋讦（音dǐjié，抵洁）^[8]之民，无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9]，愿欲日逾^[10]，设壮日盛^[11]。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12]廉，富则见义，生则见^[13]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无以竭爱；动於身者，无以竭恭；出於口者，无以竭驩^[14]。畅之四支^[15]，接^[16]之肌肤，华发隤颠^[17]，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

志不彊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18]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19]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未必几^[20]；雄而不脩者，其后必情^[21]。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音hào，浩）^[22]。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23]功，虽劳，必不图^[24]。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25]。故彼^[26]智无察，在身而情^[27]，反其路^[28]者也。

善无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辩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29]者也。思利寻^[30]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於天下者，未尝有也。

【注释】

[1]陈：同“阵”。 [2]置，同“植”，树立。 [3]闇：不明瞭、糊涂。 [4]君子察迹修身也，修身见毁而反之身者也，原作“君子察迹而迹修者也见不脩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疑误。今据明正德俞弁抄本改。又：迹，正德本作尔，今据诸本和上文改作迹。 [5]潜愿之言：指坏话。潜，说别人的坏话；愿，邪恶。 [6]批扞之声：指不雅的话。批，打；扞，同捍，扰乱。 [7]孩：同菱，草根，这里指埋在心里的想法。 [8]诋讪，诋，诽谤。讪，披露别人的私事。 [9]彊：同强。 [10]愿欲：志愿欲望。逾：超越，前进。 [11]设：施陈。壮：同“装”。 [12]见：同现，显示出。“富则见义”之“见”义同。 [13]见：被的意思。“死则见哀”之“见”义同。 [14]驯：通训，指语言文雅。 [15]四支：同四肢。 [16]接：到达。 [17]华发望颠：形容人的衰老。华，同花；蹊，同堕；颠，同巅，指头顶。 [18]据财不能以分人：拥有钱财不愿分施给他人。墨子主张有财者举以分人。 [19]遍：通辨，识别。 [20]本：指树干。末：指树梢。几：危。 [21]雄：勇敢。修：长。情：懈怠。 [22]耗：同耗，损耗、败坏。 [23]伐，夸耀。 [24]图：图谋。 [25]文：文饰，花梢。察：明瞭、明确。墨子是重质轻文的。 [26]彼：应为非。 [27]情：当是“情”字之误。 [28]反其路：路，应为“务”，承上文“务为智”、“务为察”而言。 [29]戴，通“载”，带动。 [30]思利寻焉：孜孜求利。

【译文】

君子作战虽然有阵法，但应以勇敢的精神为主旨；办理丧事虽然有礼仪，但应以悲哀的情绪为基调；士虽然有学问，但应以高尚的品行为根本。因此，根基树立得不牢固，就别期望能枝叶丰茂；关系近的人都不能相亲，就别期望能够招徕远人。亲属内眷也不归附，就别期望有对外的交际。办一件事不能善始善终，就不要招揽许多事做。举出的事物都不能明瞭，就不要打听许多事物。

古代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必定以明察左右来感召四方。君子能明察左右，提高自己的修养；而且在自我修养后遭到别人毁谤时，也能反过来检查自身。这样，别人的怨言就会消失，自己的品行就能达到完美了。对诬陷恶毒的话，不去听它；粗野蛮横的话，不去说它；会损害别人的想法，不埋在心里。这样，虽然有专事诽谤、搬弄是非的人，也无法依存了。因此君子任事日益强劲，心志日益远大，功业日益发达。

君子处世的原则是，贫穷时则表现出廉洁，富贵时则表现出仁义；生前受爱戴，死后被人哀悼。这四个方面不是可以用虚浮的外表假装的，必须反过来付诸于内在的修养才能做到。埋藏于心底的，是无尽的仁爱；见诸于行动的，是无比的恭谨；反映到言表的，是无比的文雅。能让这种修养贯彻于全身心，反映到形态上，直到头发花白、头顶衰颓了都不会放弃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意志不坚强的人，他的才智就不会睿达；说话不实在的人，他的行动就不会有结果。富有钱财不愿分施给别人的，不值得与他交朋友；不能信守原则、对事物认识不广博、对是非分辨不清楚的人，不值得与他交游。主干不牢固必然会危及枝节；有勇气而不能持久的人，到后来必定懈怠。源头混浊的江河，它的水流肯定不会清澈；行为不诚实的人，他的名声必然要败坏。名声不是无缘无故出现，赞誉也不会自己增长。功德圆满了，名声也就自然有了，名